

刘雪枫 主编

JingShi
Philharmonic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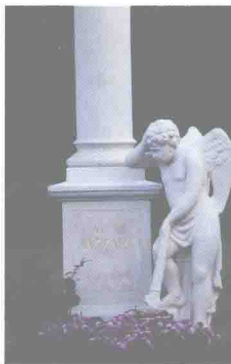


京师爱乐丛书

隐秘激情

——唱出来的
爱恨情仇

周黎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爱乐丛书

刘雪枫 主编

隐秘激情

——唱出来的
爱恨情仇

JingShi
Philharmonic
Series

周黎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激情: 唱出来的爱恨情仇 / 周黎明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8

(京师爱乐丛书)

ISBN 978-7-303-16059-4

I. ①隐… II. ①周… III. ①音乐欣赏—世界②音乐评论—世界 IV. ①J6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442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30 mm × 185 mm

印张: 10.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策划编辑: 陈佳宵

责任编辑: 陈佳宵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音乐因你而动听

以音乐为职业的是少数音乐家，而与音乐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清晨去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还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闻联播；无论是出席国家的盛大庆典，还是参加个人的生日派对；无论是出席生者的婚礼，还是参加逝者的葬礼……音乐总是环绕在我们耳边，激荡在我们胸中。《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使我们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让我们感动，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使我们振奋；一首《马赛曲》让我们想起法兰西民族的历史，透视出“自由引导人民”的壮阔历史画卷，一首《义勇军进行曲》使我们想起中华民族的历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

“没有音乐，国家无法生存”（莫里哀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尼采语）。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这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贝多芬语）。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一部音乐史，就是声乐和器乐此起彼伏、相互影响以至于相互交融的历史。从亨德尔的清唱剧、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莫扎特、威尔第、瓦格纳的歌剧；从巴赫的协奏曲、贝多芬的交响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勋伯格的变奏曲；从帕勒斯特里那创造复调合唱、蒙特威尔第创造管弦乐队，到贝多芬创造声乐与器乐高度融合的《第九交响曲》；从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伯恩斯坦的电影配乐，到施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交响诗，再到戴留斯同样根据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造的歌剧……音乐不断发展体现着音乐家对人的声音与物的器乐如何在空气中振动的不断理解和创造，体现着音乐家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不断发现和建树。“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

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海涅语）

哲学家黑格尔断定：“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并认为“灵魂中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怅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音乐是“心情的艺术”，与音乐家个人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但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的“心情”，不仅仅是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体现，更不是仅仅出自音乐家个人内心的“纯粹声响”。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主观创造和客观描摹的统一。音乐家个人“心情”的背后是社会“表情”，音乐家个人“内心生活”的背后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宗教音乐，还是世俗音乐；无论是尼德兰音乐，还是巴洛克音乐；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第二维也纳派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新古典音乐；无论是浪漫主义音乐，还是后浪漫主义音乐……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和升华，体现的是人类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和时代的风云变幻。

透过“格里高利圣咏”、帕勒斯特里那的《教皇玛切尔弥撒曲》、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我们可以体会到

宗教的威严及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纪演变的脉络；透过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可以听到法兰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摧枯拉朽、无所畏惧；透过吕其明的《红旗颂》，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粗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出他个人的悲凉的心情，而且能领悟出那个时代的痛苦的呻吟，领悟出俄罗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内心挣扎；在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联卫国战争的惨烈、悲壮、崇高，不仅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战争中的“所有亡魂”，不仅能体会出肖斯塔科维奇个人的悲伤之情，而且能体会出全体苏联人民的燃烧的激情……“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罗曼·罗兰语）如果说哲学是为历史留下的理论的反思，那么，音乐就是为历史留下的声音的注解。在我看来，音乐是人类的“心情”，是社会的“表情”和历史的回声。

从表面上看，哲学与音乐互不相干，实际上，二者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哲学“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冯友兰语），而“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歌德语）；哲学的目标是使人追求并“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语），而音乐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亨德论语）。“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马克思语），如果说社会变革在英国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那么，在德国则首先表现为哲学运动，而“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雨果语）。

历史上，黑格尔用哲学为法国大革命摇旗呐喊，贝多芬用音乐为法国大革命热情讴歌。黑格尔专门研究过音乐的性质和“特殊定性”，其哲学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感”，而且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贝多芬专门到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其交响乐不仅具有“最深刻的亲切情感”，而且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着贝多芬的“乐思”，而且体现着他的“反思”。如果说舒伯特是“音乐的诗人”，那么，贝多芬则是“音乐的哲人”。

在现代，施特劳斯根据尼采深奥的“超人”哲学创造出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力图运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去演绎抽象的哲学形式；克尔凯郭尔在莫扎特的音

乐中发现了“本真的自我”，所以，克尔凯郭尔关心莫扎特的“荣耀”甚于他自己的“幸福”，关心莫扎特的“不朽”甚于他自己的“存在”；布洛赫根据对音乐的研究写出了《音乐哲学》，力图在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中发现超时空的精神；阿多诺则根据对勋伯格音乐的研究写下了《新音乐哲学》，从音乐的社会内涵和思想倾向中发现了音乐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功能，如此等等。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的本义就是“爱智慧”，我当然“爱智慧”，但我也“爱乐”。我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景——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我也成为一名爱乐者。一首手风琴独奏曲《马刀舞》，不仅使我感受到手风琴的“风采”，而且体会出哈萨克民族的奔放；一首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不仅使我感受到小提琴的“华丽”，而且领略到天山景色的美丽；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走西口》，不仅使我感受到大提琴的“深沉”，而且领略到陕北风光的苍凉；莫扎特的奏鸣曲使我享受安宁，贝多芬的交响乐使我感受激情；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揉碎，融化成为一种“天使般的抚慰”（傅雷语），升华为美丽的“天堂”，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苦难已经被碾碎，转化为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升华为崇高的境界。“谁

能理解我的音乐的意义，谁就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根拔的苦难。”（贝多芬语）……如果说哲学给了我智慧和信念，那么，音乐则给了我意志和信心。

在生活中，“爱智慧”，使我“看破”人的感性世界；“爱乐”，使我“看透”人的感情世界。尽管在人的感性世界中存在着“天生”般的矛盾，在人的感情世界中充满着“天问”般的苦楚，但在我的生活世界中已无惊心动魄的震荡，我已是“波澜不惊”、“荣辱不惊”。我深知，在感性世界，人们往往“身不由己”；在感情世界，人们常常“心不由己”。哲学和音乐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离开哲学和音乐，我既不知如何生存，也不知如何生活。如果说哲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根，那么，音乐就是我“安心立命”之本。

无论是“爱”智慧，还是“爱”乐，“爱”都需要培养。“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马克思语）因此，我们向读者献上这套《京师爱乐丛书》。

从这些随笔的作者看，他们都是历经数十年“爱乐”岁月积淀的“行家里手”，都是至今仍活跃于音乐界、媒体界和出版界的“赏乐高手”。这里，既有西方主流乐评

界的资深主笔，也有见证香港古典音乐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活化石”；既有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卓有成就的海外艺术大师，也有“爱乐”爱到深处的经济学家、企业经理人、剧院管理者、国家公务员。这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音乐造诣、值得信任的作者群。

从这些随笔的内容看，这是中西的音乐学者、爱乐者对音乐的深度思考，或侧重于乐史钩沉，解读经典；或沿着音乐发展的轨迹周游列国，寄情音乐的山水故园；或驻足沉思，书斋神游，与大师对话，寄语音乐的精神家园……从而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迥异的音乐趣味、独一无二的赏乐感受，为我们全方位并立体化地呈现音乐的宽幅画卷及其无穷魅力。其意义不仅在于梳理和解读音乐经典，更在于能够将作者的情真意切、锲而不舍的爱乐情感、经验、知识传递出去，撒播开来，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入爱乐者的行列。

读着这些随笔，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德彪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勃兰登堡协奏曲》、《哈利路亚大合唱》、《费加罗的婚礼》、《唐璜》、

《朱庇特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欢乐颂交响曲》、《自由射手》、《幻想交响曲》、《理想交响诗》、《仲夏夜之梦》、《尼伯龙根的指环》、《卡门》、《茶花女》、《悲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牧神午后》……这是一个斑斓五彩的画面，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促发起你爱乐的激情。深度的音乐欣赏需要高度的理性修养，从而形成一种“理性的激情”；当你具有这种“理性的激情”时，你就会感到音乐是为你而奏响，因你而动听。

“爱乐”使我结识了《京师爱乐丛书》的主编刘雪枫先生；也正是因为“爱乐”，使我自不量力，又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刘雪枫先生的邀请，为《京师爱乐丛书》写下了这篇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董事长

2013年12月20日

前言 我怎样迷上西洋歌剧

把歌剧艺术比作一座宝库，每个人发现它的途径可能都不相同。有人生下来就被宝藏环抱，或者宝库近在咫尺，有人是由高人带进门的，也有人是不期闯入，起先甚至不知那是瑰宝，慢慢才琢磨出个中价值。我的情形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但依然算得上典型。

我最早接触到西洋歌剧，大约是在1980年。我在杭州大学求学，某一天来了两位杭城的专业歌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位是省歌舞团的，另一位是市歌舞团的，都是女星。她俩在学校礼堂做了一个似乎不太正式的演出，应该是没带乐队，用录音伴奏。省团的唱了《饮酒歌》，市团的打扮得比较妖艳，唱“哈巴涅拉”时风情万种。那时虽然对双关仍不太敏感，但“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香港版的汉化歌词，但在刚刚允许歌唱爱情的年代，那词显得颇为出格。之后的十年里，对歌剧的了解局限于少数经典曲子，除了上面两首，还有《阿依达》里的“凯旋进行曲”，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生把控的校办电台播了一个自己制作的广播剧，在知青回城的情节点居然加插了这首“凯旋进行曲”，估计那哥儿们对歌剧的了解比我那时候高不了多少。1986年在北京短暂工作，碰上帕瓦罗蒂访华，一票难求，京城文化界貌似人人都成了歌剧发烧友。我看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但无缘天桥剧场的全本《波西米亚人》。不过，那时的电台天天播歌剧介绍，帕瓦罗蒂、萨瑟兰的大名是从电台熟悉的。幸亏当时住所没有电视机，阴差阳错听了不少歌剧讲解，虽不求甚解，但也算是童子功了。

快进至1989年夏秋，我寄居在好友庄迦勒、庄撒勒的旧金山住处。兄弟俩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学小提琴的。撒勒向我介绍了卡拉斯，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听卡拉斯的全本《卡门》，还有全本的《茶花女》，居然发现不少段落都会哼哼了，经典段落之间那些不熟悉的部分确实

不容易消化，但至少完整的唱段比较容易抓住旋律，一旦旋律熟了，欣赏起来跟流行歌曲也就没有本质区别了。那时我在旧金山市立图书馆工作，经常顺道借些歌剧唱片回家，同一出《茶花女》，慢慢品出不同版本的微妙区别，比如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Sills）的版本我怎么也爱不起来。

1990年秋天，我进入旧金山对岸的伯克利加州大学读MBA（工商管理硕士），全职攻读发财秘诀，但业余时间多半献给了歌剧。我开始一部部攻克足本，第一部是蕾昂泰茵·普莱斯（Leontyne Price，根据发音其名应译成“莲恩廷”）和多明戈主唱的《阿依达》，除了“凯旋进行曲”都是陌生的，但几遍听下来，唱腔里的无穷魅力越来越明显，普莱斯那烟熏火燎似的嗓音，把黑人公主演绎得无与伦比。那是带肤色的音色，其他种族的歌唱家无法与生具备。我也爱上了多明戈的英雄气概、格蕾丝·本勃蕾（Grace Bumbry）的心高气傲、谢里尔·米尔恩思（Sherrill Milnes）的贵族气息。后来我得知那个版本从指挥到录音都不是最理想的，但歌手的演绎均属一流，而那一流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一遍遍悟出来的。那种收获，大约是没有捷径的。

威尔第算是我最早攻克的歌剧殿堂，从《茶花女》到《弄臣》、《游吟诗人》、《阿依达》、《假面舞会》、《唐·卡洛》、《奥赛罗》、《纳布科》、《麦克白》、《命运之力》以及《安魂曲》，一路畅通。从帝王将相的威尔第，进军至平民百姓的普契尼，更是易如反掌，倒是往前回溯到莫扎特，费了一些心思。我爱美声派三杰的炫，但一时捉摸不透莫扎特的轻，因为那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不乏释道的超脱之气，一旦体悟，那真是尽善尽美的极致。那时几乎每周要拜访附近图书馆一至两次，无论是当时正遭淘汰的老式LP唱片，还是如火如荼的卡带以及正在普及的CD，我每次挑一两部借回家，不光听，还翻录到空白磁带上。一部歌剧少则两张碟，多则四张，以每张15~17美元的价格，绝不是我这个穷学生购买得起的，好在公共图书馆可以免费出借。我离开伯克利后，经常在整个旧金山湾区不同城市的图书馆搜索，看哪家有哪部或哪个版本可以成为我的搜寻目标，记得萨瑟兰和帕瓦罗蒂版的《游吟诗人》是在硅谷中心的圣荷西图书馆找到的，尝到了市中心停车难的苦楚，也首次领略到这部威尔第全盛期作品美声风格的演绎，是怎样一种效果。要知道，能唱好威尔第的女高音，几乎没人能唱好里面的花腔，当然，除了卡拉斯，还有低

一级别的卡芭耶。

疯狂听唱片之外，我还疯狂看各种歌剧的书籍，看了不下百来种。多半是歌唱家的传记，仅卡拉斯传记就有近十种。我未能成为歌剧专家，但掌握了大量奇闻轶事，如西米奥纳多（Giulietta Simionato）和卡拉斯一行去南美演出，途经纽约去卡拉斯家小坐，错把装在饮料瓶里的煤油当作饮料一饮而尽；某地演《托斯卡》，最后女主角跳楼，通常跳到摆放在布景后的垫子，有次工作人员错放了弹力超强的气垫，结果托斯卡跳下去又被弹回半空，一次又一次，愣是把悲剧演成了喜剧，全场观众笑到喘不过气来。诸如此类信息，每部歌剧、每位歌唱家我都能说出一箩筐，可作为歌剧宣传的通俗秘诀。除了故事性强的读物，我也消化了海伦娜·玛提奥普罗斯（Helena Matheopoulos）的《歌剧指挥大师》（*Maestro: Encounters With Conductors of Today*）、《歌剧女神》（*Diva: Great Sopranos and Mezzos Discuss Their Art*）、《歌剧男神》（*Divo: Great Tenors, Baritones and Basses Discuss Their Roles*）等成套专著，对歌剧演唱艺术算是有了初步的了解。

我唱歌五音不全，卡拉OK是我鲜少涉足的，不想出丑